

A Christianity

基督教学术研究文库

Academic Studies Library

诠释学 · 宗教 · 希望

— 多元性与含混性

特雷西著 · 冯川译



(X) 上海三联书店

A Christianity

基督教学术研究文库

Academic Studies Library

刘 小 枫 主 编

诠释学 · 宗教 · 希望

— 多元性与含混性

特 雷 西 著 · 冯 川 译



上海三联书店

第一章

解释、对话、讨论

1983年1月,波兰导演瓦伊达(A. Wajda)^①推出了一部再现法国大革命的影片——《丹东》(Danton)。尽管瓦伊达本人并不同意,许多观众还是把这部影片解释成对波兰团结工会运动的讽喻。影片中那位性格外向、倜傥不羁、深孚众望和富于爱国热情的丹东真的就是瓦文萨(L. Walesa)吗?那位衣着整饰、气质敏感、毫不妥协的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真的就是雅鲁泽尔斯基(Jaruselski)将军吗?与波兰观众一同观看这部影片便不难从他们有意无意的反应中发现:影片中的许多场面,只会产生出双重的意义。瓦伊达反对人们对影片作过分轻率的譬喻式读解(丹东即瓦文萨;罗伯斯庇尔即雅鲁泽尔斯基)。他这样做或许是对的。不过,影片中的隐喻还是使人回忆起波兰现在和过去的历史。事实证明:影片的双重意义在大多数观众身上唤起的共鸣是难以抵挡的。

^① A. Wajda, 波兰著名导演。执导过《一代人》、《运河》、《瓦塔与钻石》等有影响的影片。(译注)

然而，许多法国知识分子却认为：这种共鸣不仅是可以帮助的，而且根本是带有侮辱性的。这部影片最终成为一件引起轰动的事件。结合这一事件，法国人过去在如何解释这场大革命问题上曾经有过的争论又再次爆发。社会党左翼中许多人被这部影片激怒了。难道自马迪厄（A. Mathiez）^① 以来的历史研究不是已经彻底摧毁了早期共和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对丹东的赞扬，并将罗伯斯庇尔崇奉为这场革命的真正英雄了吗？瓦伊达这个波兰佬仅仅因为沉溺并困扰于他自己国家的危机，就敢于篡改法国人的这场革命吗？当人们后来知道：根据一份纪念即将到来的法国革命二百周年的提案，这部影片竟从法国政府那儿获得过部分赞助时，争论就越发激烈。在这件事上，密特朗（F. Mitterand）总统也和他的社会党同僚一样痛苦，特别是当他后来获悉：年轻的法国人虽然欣赏这部影片，却似乎对他们的长辈在丹东和罗伯斯庇尔问题上的争论无动于衷。他召开了一次特别内阁会议，要求调查各学校是如何进行法国历史方面的教学的。然而很快便真相大白：历史学家之间也有着深刻的分歧。先锋派历史学家（the avant-garde historians）^② 根本无意于去分析，更不愿去评价传统派历史学家感兴趣的问题如事件、政治、历史人物等等。在他们看来，对地理的、气候的、人口的、社会的现实作远距离的分析，乃是近代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不过即使是这类历史学家，也往往过分轻率地将法国革命意识形态化和浪漫化了。人们知道：密特朗总统

① A. Mathiez (1874 - 1932)，法国历史学家，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法国大革命史，1907 年成立罗伯斯庇尔研究会。他反对 Danton 的理想主义，推崇 Robespierre。（译注）

② 先锋派，原指艺术领域中追求最新观念的艺术家和批评家。此处引申到历史学领域，指那些热衷于用最新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历史的历史学家。（译注）

将米什莱(J. Michelet)^①的著作放在枕边,所以他坚决主张:必须改革法国学校中的历史教学;年轻的一代必须学会以正确的观点去看待法国革命,以便能够立足于法国而不是波兰,在丹东和罗伯斯庇尔之间作出选择。^②

法国革命究竟是什么?^③是近代史的起点,抑或仅仅是传统的强权政治的变相延续?是米什莱令人激动的描绘,即由最终摆脱了压迫的人民创造出来的“人类宗教”?还是卡莱尔(T. Carlyle)^④启示录式的神话传奇——一场毁灭了所有被触及的个体的事件?是泰纳(H. A. Taine)^⑤魔幻般的写真:纯粹一连串疯狂的事件,所有卷入其中的团体和个人的堕落?抑或是勒菲弗尔(G. Lefebvre)^⑥和索博尔(Soboul)建立的马克思主义读解:封建城堡被资产阶级民主占领后,转而成功地阻止了真正的人民民主的出现?是富勒(Furet)根据为分析政治话语冲突而设计的新历史方法重新修正过的共和主义式解释?是康德、歌德、费希特(Fichte)、黑格尔、华兹华斯

① J. Michelet(1798-1874),法国历史学家。著有卷帙浩繁的《法兰西史》。所著《法国革命史》文字上气势磅礴,但有时为了戏剧性效果不惜牺牲历史的准确性。(译注)

② 关于这场争论的详细情况,参看 R. Darnton,《丹东与双重意向》,载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31, 2:19-24。

③ 关于法国革命的争论及有关参考书目,参看 J. McManners:《法国革命史料》,载《新剑桥近代史》卷八:《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1763-93》(Cambridge, 1965); F. Furet,《法国革命沉思》(Paris, 1983); W. Doyle,《法国革命的起源》(Oxford, 1980)。关于艺术家对法国革命的反应的分析,参看 J. Starobinski,《1789:理性的象征》(Charlottesville, 1984)以及 R. Paulsen,《革命之表象,1789-1820》(New Haven, 1983)。

④ T. Carlyle(1795-1881),苏格兰作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译注)

⑤ H. A. Taine(1828-93)法国历史学家、哲学家、文学理论家。(译注)

⑥ G. Lefebvre(1874-1959)法国历史学家, A. Mathiez 死后,继任罗伯斯庇尔研究会会长。(译注)

(Wordsworth)、布莱克(Blake)、潘恩(Paine)、杰斐逊(Jefferson)等法国革命的同时代人以不同方式赞誉过的近代史上的经典式突发事件？抑或是博克(Burke)和所有那些追随他的人，包括后期的华滋华斯和费希特所公开诋毁的突发性事件？是狄更斯和巴尔扎克在其小说中描写过的事件对人类生活所具有的支配性力量？抑或是托克维尔(Tocqueville)曾作过经典性分析的古代政体中某些基本的社会倾向的延续？是帕麦尔(Palmer)和戈德科特(Godechot)所说的更大范围的“大西洋革命”(包括荷兰、英格兰、爱尔兰和美国革命)中的一个孤立的瞬间？抑或是种种事件和观念组成的一个表层，其下却凝聚着种种不可抵挡的社会、经济甚至地理力量的有机结构？还是卢梭、伏尔泰、狄德罗(Diderot)、孟德斯鸠(Montesquieu)等种种相互冲突的思想在其中角逐输赢的历史时刻？也许这场革命根本就不是一个孤立的事变，而是一系列有外来根由，但其因果联系却不易阐释的连锁事件？或者，它是由与机遇和运气联结在一起的个人癖好，由种种个人观念和个人气质构成的一连串事件？或者，这一连串事件的解释并不就范于米什莱、卡莱尔、泰勒甚至饶勒斯(Jaurès)、奥拉尔德(Aulard)、马迪厄的辉煌总结，而是需要大量更为谦逊的研究，需要大量以档案式研究为基础的扎实论文，去细致探讨这场大革命中的每一事件的每一方面的所有有用的资料？

对一个像我这样的非专业研究者来说，在法国革命史学家之间发生的这些争论提供了一个最引人注目的例证，它表明了解释任何经典性事件、任何经典性文本、象征、仪式、人物是多么困难。无论我们是复古主义者、保守主义者、自由共和党人、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我们都是这些在流亡贵族、贵族改良派、吉隆特党人(Girondins)、丹东主义者、雅各宾党

人(Jacobins)、埃贝尔派(Hébertists)^①之间发生过的争论和斗争的直接后裔。尽管密特朗和瓦伊达有许多不同之处,他们两人却有一个共同的、至关重要的洞见:如果我们要想弄清我们自己和我们后现代处境,我们就必须敢于冒险,去对开创了近现代世界的那场革命作出解释。我们轻易地将其称之为法国大革命的那些事件是一张可以不断重新涂写的羊皮纸,笼罩在它们上面的争论至今未曾衰减,因为它至今仍对我们发生着影响。

像那场革命的同时代人一样,我们也同样清楚地知道:某种划时代的事发生了,它不仅将影响法国的历史,不仅将影响整个西方的历史,而且,正像当前第三世界中发生的事情所表明的那样,将对整个世界发生影响。俄国革命是法国革命的完成呢,还是法国革命的背叛?现代西方民主制是法国革命的合法继承人呢,还是仅仅继承了热月党人(Thermidorean)^②的反动?第三世界中为争取社会和政治自由而进行的斗争,以及瓦伊达坚持认为在第二世界中也同样进行着的那些斗争,是法国革命的血缘继承人呢,抑或是它的讽刺?

对追溯任何重大事件的历史影响感兴趣的解释者,只须回顾一下,人们对法国革命的理解和接受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至今仍是多么冲突和分歧。急于寻找历史事件的种种原因的解釋者,只须追踪一下历史学家所曾有过的种种争论^③。这些历史学家,至今仍然可以划分为专注于地理的、社会的、人口的、经济

① 贵族改良派、吉隆特党人、丹东主义者、雅各宾党人、埃贝尔派等均为法国革命期间先后出现并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政治派别或政治团体。(译注)

② 热月党人,法国革命中推翻雅各宾专政的政治集团。(译注)

③ 与法国革命有关的方法论上的争辩,可参看 M. K. Baker,《关于法国革命思想观念起源的问题》,载《现代欧洲思想史:重新评价与新的展望》,D. LaCapra 及 S. L. Kaplan 编(Ithaca, 1982),页 197-220。

的、政治的和分析的专家；热衷于对事件、观念、人物作传统的历史学家叙述的专家和对种族、结构、精神面貌作现代分析的专家。在思想观念上，这些历史学家至今仍然可以划分为持“环境论”的左翼和持“阴谋论”的右翼。任何人要想知道对重大历史事件、象征、文本、仪式、思想意识形态和历史人物作出解释是多么困难，只须回顾一下法国大革命在每一方面的基本轮廓就足够了。

我们如何才能对每一孤立的事件作出充分的解释？更不消说它们之间的因果联系：1787至1788年贵族的叛乱、三级会议(Estates-General)^①的召开、网球场宣誓^②、农民起义、攻陷巴士底监狱^③、凡尔赛的进军、路易十六逃往瓦伦(Flight to Varennes)^④、俱乐部的出现(特别是雅各宾俱乐部的出现)；攻打土伊勒里宫(assault on the Tuileries)^⑤、九月大屠杀(September Massacres)^⑥、旺

① 三级会议，法国大革命前君主制下三个等级代议制议会。三个等级是：教士、贵族、人民大众。前两个等级是享有特权的少数，后一个等级包括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他们被合称为第三等级。(译注)

② 法国革命爆发前，三级会议开始期间，无特权的第三等级代表因被拒之于会议大厦门外，于是聚集在附近一个网球场宣誓：如不能为法国制订出一部成文宪法，就决不离开。面对第三等级的团结一致，国王路易十六软了下来，乃命令教士与贵族和第三等级代表一道参加国民议会。(译注)

③ 1789年7月14日，巴黎市民起义攻陷封建王朝的象征——巴士底监狱。这一天通常被视为法国革命正式爆发的日子。(译注)

④ 1791年6月20至25日，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因畏惧法国革命而逃往瓦伦。(译注)

⑤ 1792年8月10日，巴黎市民在雅各宾党人的号召下攻打土伊勒里宫。当天，路易十六被废黜，革命初期的君主立宪制被推翻。(译注)

⑥ 九月大屠杀，1792年9月2至6日，巴黎发生成批屠杀囚犯的重大事件。在这次事件中，约有1200名被关押的囚犯被武装群众冲进监狱后处死，民政当局无力阻止。被杀者中有220名教士。其他被杀者大多为触犯普通法而被捕的罪犯。这次大屠杀被视为革命恐怖的一次重大例证。(译注)

代(Vendée)起义^①、征兵和战争、审判和处死国王、欧洲列强的反应、瓦尔密(Valmy)战役^②、恐怖时期、热月事变(the events of Thermidor)^③和督政府(Directory)^④时期、雾月事件(events of Brumaire)^⑤和拿破仑胜利。

对有关这次革命的种种文本我们该作何解释?最早的文本如卢梭的著作,孟德斯鸠的著作和18世纪法国哲学家的著作;在先的文本如《美国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同时代的文本如西耶士神父(Abbé Sieyès)的《什么是第三等级》,马拉(Marat)、德穆兰(Desmoulins)以及埃贝尔(Hébert)的小册子,被接受或被否决了的不同宪法草案,《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局外人彼此冲突的评价,例如博克和潘恩的经典性著作。对此,我们应如何解释呢?

对革命中出现的新象征,我们如何才能作充分的分析呢?“马赛曲”与“这就好”(ça ira)^⑥;被传奇化了的“无套裤汉”

① 旺代起义,1793年2月法国西部旺代省的农民因反对征兵法而发动反对巴黎革命政府的叛乱,后很快波及法国西部多数地区。(译注)

② 瓦尔密战役,1792年9月20日,法国军队在法比边境的瓦尔密高地击溃进犯法国的普鲁士军队。(译注)

③ 热月事变,1794年7月27日,法国热月党人联合起来发动政变,将罗伯斯庇尔和圣鞠斯特等雅各宾党人送上断头台。史称这次事件为“热月政变”或“热月事件”。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它标志着1789-1794年的法国革命的终结。(译注)

④ 督政府,根据法国共和三年宪法而建立的政体,前后共持续四年(1795年11月-1799年11月)。(译注)

⑤ 雾月事件,1799年11月为结束督政府统治,使拿破仑掌握法国国家政权而发动的一次政变。(译注)

⑥ “这就好”是法国革命时一首广泛流行的歌曲。歌的题目据说来源于美国科学家和政治家B. Franklin(1706-1790)的一句话。他住在巴黎的时候,有人问他美国革命会不会成功,他总是笑笑说:“这就好”(ça ira),意思是一切顺利。后来法国人就用这句话作歌名,根据一个流行的乐曲,重新填写激进的歌词如“把贵族吊在路灯杆上”,使之成为革命的象征。(译注)

(*Sansculottes*)^①;自由帽与玛丽安娜(Marianne)^②;法国国王被改称为法国人的国王而最后却落得被称呼为公民卡佩(Citizen Capet);企图用更为平等的“你”(tu)来取代尊称“您”(vous);新制订的共和历法;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被改称为寡妇卡佩(widow Capet);巴士底监狱,康席盖瑞监狱(Conciergerie)^③,空荡荡被关闭了的凡尔赛宫;对古代罗马共和国的赞誉——丹东的阐释采用的是伏尔泰对民主的、重感官享乐的雅典人的理想化描绘;罗伯斯庇尔的阐释则采用了卢梭对禁欲的、注重德操的斯巴达人的理想化描绘;弗拉戈纳尔(Fragonard)^④绘画中阿尔卡狄亚的牧羊女让位于大卫(David)^⑤绘画中的斯巴达英雄;街垒、囚车、断头台;德治的共和国变成恐怖的共和国(“无德治的恐怖是盲目的;无恐怖的德治是软弱的”)。所有这些,我们如何才能对之作充分的分析呢?

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分析,才能对众多的政治团体和政治运动的目标和成败提供一个公正的说明呢?对流亡贵族、贵族主义改良派、1789年的共和主义者、吉隆特党人、雅各宾党人、赦免派(Indulgents)、埃贝尔派、督政府,我们应如何去评价呢?

谁能对革命中的那些历史人物,那些任何小说家都难以凭空创作出来,任何传记家都难以写尽道完的一个个人物作出足够的阐释呢?路易十六、玛丽·安托瓦内特、内克尔(Necker)、米

① 无套裤汉,法国革命时贵族对激进共和党人的蔑称。(译注)

② Marianne,法国的拟人化称呼。类似于英国被称为“约翰牛”,美国被称为“山姆大叔”。(译注)

③ 康席盖瑞,法国著名监狱,始建于1392年。法国革命期间,这里关押过的人名包括 Marie Antoinette, Madame du Barry, Danton 及 Robespierre。(译注)

④ J. Fragonard(1732-1806)。法国宫廷画家 F. Boucher 的学生,绘画风格纤巧柔媚并富于田园情调。(译注)

⑤ David(1748-1825),法国大革命时期著名画家。(译注)

拉波(Mirabeau)、拉斐德(lafayette)、布里索(Brissot)、马拉、科黛(C. Corday)、巴伊(Bailly)、罗兰夫人(Madame Roland)、富基埃-坦维尔(Fouquier-Tinville)、哀格里特(P. Égalité)、孔多塞(Condorcet)、富歇(Fouché)、格洛廷(Guillotin)、巴里夫人(Madame du Barry)、塔列朗(Talleyrand)、德穆兰、丹东、王太子、庇护六世(Pius VI)、库东(Couthon)、圣鞠斯特(Saint-Just)、罗伯斯庇尔、巴拉斯(Barras)、卡尔诺(Carnot)、西耶士、拿破仑。对这些人物,我们应如何去阐释呢?

种种关于仪式的研究,如何才能对这次革命具有仪式性质的各个方面予以充分的说明呢?巴士底七囚犯的挨次释放;九月大屠杀中愤怒的、无餍足的嗜血;练兵场中由塔列朗主持的宪法教士(constitutional clergy)的宣誓就职;由“清正廉洁”的罗伯斯庇尔主持的至上节(feast of the Supreme Being);圣母院的理性节;把国王在断头台上的最后遗言淹没了的鼓声;对圣但尼(Saint-Denis)^①的王室陵墓和其他许多被认为是封建的、中世纪的和压迫性质的古迹的破坏;对去世已久的黎塞留(Richelieu)的尸体进行审判和斩首的奇异景观;走向断头台的囚车队列;那些被执行公开处决的可怜人们的没完没了的游街示众。对这些,我们应如何研究和解释呢?

这些事件、文本、象征、运动、人物、仪式不计其数、日益增多。在它们下面和在它们之中,隐藏着新历史学家要我们去探寻的种种“论说”(discourses)、结构和精神状态。要试图对这次革命作充分的阐释,所有这些都需要给予充分注意。

① 圣但尼,位于巴黎北郊,塞纳河右岸,原是以埋葬法国历代国王的著名隐修院教堂为中心的小镇。从达戈贝尔特一世(629—639)到路易十八(1814—1824)的1200年间,几乎所有的法国国王都葬在这里的长方形教堂内。法国革命期间,这些坟墓被破坏和迁走,但后来又重建。(译注)

有关这次革命的种种原因的争论,至今仍然不休。有关它的后果的争论也如此。试想一下 1815、1830、1848、1870、1917,以及与我们更靠近的 1968 年。像 1789 或 1848 这些孤立的年头一样,1968 年完全可以用它释放出来并遭到粉碎的种种革命希望来蛊惑我们的回忆。仅仅在巴黎,就有所谓五月事件;在美国,则有众多城市中的游行和骚乱,有暗杀马丁·路德·金和肯尼迪(R. Kennedy);在墨西哥城,有对学生的大屠杀;在墨德林(Medellin),有在拉丁美洲主教参加的解放会议上表达出来的希望;在捷克,苏联坦克碾碎了“有人道面孔的社会主义”。所有这些事件,也是法国大革命的后继史的一部分;而团结工会运动,以及所有可能在这本书的人,也都受到这次革命的后果的影响。

有关这次革命的历史性疑问也在继续。托克维尔说:“从未有过任何事件像这次事件一样既不可避免又完全不可预见”,事情真是这样吗?谁是过激共和主义者(*sansculottes*)?在大恐怖时期,在旺代,以及在其与城市的关系中,农民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国王之死必不可免吗?恐怖统治是由外部入侵和内战导致的吗?罗伯斯庇尔是马基雅维利主义者(Machiavellian),是理想主义者,还是两者的奇特的混合呢?奥尔良公爵(Duke of Orléans)扮演了什么角色呢?巴贝夫(G. Babeuf)是列宁(Lenin)的先驱吗?恐怖时期是现代极权主义的初次实验吗?这次革命是一次阶级斗争吗?它是符合贵族需要的革命?是符合资产阶级愿望的革命?还是一次人民的革命?而人民又是谁呢?这次革命是财政赤字和粮食歉收造成的,还是人们高涨的期望造成的?这是一场律师的革命吗?^①反革命力量实际上究竟获得了

① 法国大革命的著名领袖 Robespierre 出身律师,其他许多重要人物也是律师,故有“律师的革命”之说。(译注)

多大的支持？教士在这次革命中发挥了什么作用？革命在多大程度上是巴黎的？在各次集会商议中，各俱乐部和巴黎民众各自扮演了什么角色？这次革命究竟改变了什么？为什么发生在法国？每个人是自主的呢还是失去了控制？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体系在影响事件方面究竟发挥了多大的作用？反基督教运动是必要的吗？如果有一个更强有力的国王，事态本来会全然两样吗？如果米拉波不死，如果丹东占上风，如果罗伯斯庇尔侥幸活下来，事态本来会全然两样吗？各沙龙中的聚谈应对公安委员会中的争论负责吗？督政府是对大革命的背叛吗？拿破仑背叛了法国革命吗？

所有这些疑问，至今仍没有已成定论的答案。然而，对任何一个思考这场革命的后果和影响的当代阐释者，主要的追问必然会转向这样一个问题：今天之法国革命究竟是什么？对我们这些后来的叙述者、评论者和继承人来说，法国革命究竟是什么？我们中任何一个人能够声称知道如何调合个人自由和平等，调合理性与传统，调合历史之连续性与历史之断裂吗？像对所有重要事件、文本、象征、仪式和人物的严肃追问一样，“法国革命究竟是什么”这样一个问题，很快便成为一种询问：我们是谁？我们这些躁动不安的后现代继承人继承了这个多元与含混历史的遗产？法国革命究竟是什么？

在有些时代，解释的确是重要的。从总体上看，这些时代是文化危机的时代。旧的理解和实践方式，甚至经验本身，似乎都已不再有效。我们会发现自己远离所有先前的方式。此时我们便需要反思解释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会发现：为了能够根本地理解，我们必须去解释。我们甚至可能发现：为了理解，我们需要对理解即解释（understanding-as-interpretation）这一过程本身作出解释。在任何个人的生活中，这些时刻随时可能发生。伟大的、

富于创造性的人如思想家、艺术家、英雄、圣哲等,往往会发现他们不得不自己发现新的方式,以便用它们来解释他们的文化或传统不能很好解释或甚至根本不能解释的那些经历和体验。以路德而言,这种情形发生在当他首次发现保罗并经由保罗发现了他自己的时候;而欧里庇得斯(Euripides)^①则是在他被埃斯库罗斯(Aeschylus)和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的悲剧形式和景观所吸引,却不能用他们的方法和他们的形式去解释现实的时候。

然而,尽管对这些不寻常的人进行思考是重要的,更大的危机却很可能发生在别的领域,那就是当一种传统、文化或语言不再能凭藉其通常的经验方式、理解方式、行动方式或解释方式向前发展的时候。路德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中世纪后期德国社会的巨大危机。欧里庇得斯陷入了雅典民主制和雅典帝国的政治危机,同时更陷入了诡辩学派(the Sophistic)和苏格拉底学派等思想革命的理性危机。后来罗马的斯多亚主义者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后英雄主义的文化中,已经远离荷马时代和雅典时代,因而需要找到新的方式去解释过去。的确,斯多亚主义者就像犹太和基督教的讽喻作家一样发现,为了理解,就有必要思考解释过程本身。

发生在任何传统中的解释危机最后变成了一种要求,即要求对解释过程本身作出解释。斐洛(Philo)和奥古斯丁、笛卡儿和斯宾诺莎、黑格尔和施莱尔马赫、皮尔士(Peirce)和维特根斯坦都经历了我们现在发现自己正在经历的诠释危机。“我们”是谁?我们是由17世纪的科学革命、18世纪的启蒙运动、19世纪的工业革命和历史意识的爆发所造就的西方人。我们这些20世纪后期的西方人,现在发现自己正生活在一个人为的大规模

^① 欧里庇得斯(前480-406)、埃斯库罗斯(前525-456)及索福克勒斯(前496-406)同为古希腊三大悲剧家。(译注)

死亡已经实际发生,新一次技术革命正在发生,而全球性灾难甚至地球的毁灭很可能发生的时代。我们发现自己已不能继续像过去一样生活,已不能做到仿佛所有这些已经发生的事情未曾发生,正在发生的事情尚未发生,可能发生的事情不可能发生。我们发现自己已经历史性地与自己的传统拉开了距离,发现自己在文化上已经远离那些被我们挑选出来遗忘和埋没的东西,发现我们甚至已经远离了我们自己而对所有先前的理解方式、解释方式和行动方式均持怀疑的态度。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我们已经被自己的传统所塑造,传统对我们的影响既包括意识到的又包括尚未意识到的。我们现在正开始瞥见传统中深邃的多元性和含混性。身为西方人,我们也已经意识到还存在着其他不同的传统,我们虽已感觉到这些传统的影响力,但却尚不知道如何解释它们对我们的意义。我们发现自己正被一种紧迫的诠释需要推动,就像奥古斯丁在古代社会的晚期,施莱尔马赫和黑格尔在现代社会的初期一样。我们需要发现新的方式来解释我们自己和传统。更有甚者,我们发现自己不得不对**理解即解释**这一过程进行反思。

对任何文化中的任何人来说,解释乃是一项毕生的工程。只有在文化危机的时代,解释的问题才成为最重要最紧迫的问题。在这些危机的时刻,我们或许可想及中国著名的成语所言,人总是生不逢时,或生逢乱世。在这种时代,我们便需要反思我们中没有人能够回避的那个问题:为了能够根本地理解,就需要去解释。

解释活动看上去似乎是一件小事,但其实不然。每当我们行动、算计、判断、理解或甚至经历、体验的时候,我们就在进行解释。根本彻底的理解就是解释。正确的行动就是对需要采取某种行动的处境和正确策略作出解释。在一种并非纯粹消极被动的意义(一种不低于人性水平的意义)上去经历和体验就是去

解释；而“已经有经验了”则意味着已经成了一名优秀的解释者。解释活动因而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并最终如同经验、理解、思考、判断、决定和行动一样不可缺少。^① 所谓达到人性水平(to be human)，指的就是思而后行，谋而后断；就是聪颖地理解，充分地体验。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成为一个人(to be human)即意味着成为一个技艺娴熟的解释者。

我们承认：对这样复杂的人类解释技艺，我们不能提供一个比其他实用技能所作的说明更详尽、更明晰的说明。尽管如此，为了理解这一重要的、费解的现象而去研究多种多样的解释模式，无疑能够帮助我们发展做一个好的解释者所必须具备的实际能力。这些能力能够丰富我们的经验，加深我们的理解，帮助我们思考和判断，能够使我们更有可能投身有意义的行动。诚然，我们可以不要——在有些情况下甚至需要避免——对阐释活动所作的那些明确而清晰的思考(阐释理论)。然而只要给予细心的关注并对我们已经做过的事情作一定的思考，任何人都是能够通晓阐释理论或诠释学。这样，我们就可以如它们所应该被运用那样去运用这些理论，把它们作为进一步的实际技能，去完成成为一个人(to be human)这一中心任务。在转向阐释理论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不过是在追随博克说过的有益格言：“运用所有一切能够运用的东西。”^②

像所有的理论一样，所有的阐释理论也是一种阐释，其好坏

① 读过 B. Lonergan 的巨著《洞察力：人类理解的研究》(London, 1957)的人会发现他的思想出现在本书此处和别处。我对他始终保持着感激和敬意，尽管我在“语言”的使用上与他有着明显的不同，在理解(并因而在阐释)上也与他有着明显的不同。

② 参看 K. Burke, 《文学形式的哲学：象征性行动之研究》(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57), 页 259 - 61。关于他对这一原则的始终不渝，参看《动机的语法》(New York, 1945)；《动机修辞学》(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69)。

程度完全视其能够照亮我们发现或发明的那些困难问题的能力,视其能够增加有益行动的能力。毕竟,好的理论既是我们的具体经验的抽象,又是我们的具体经验的丰富和拓展。理论必须从实际活动中抽象出来,以便彰显那一实际活动中某些突出的、有时候是本质的,但从来不是包罗无遗的特征。当理论很好地发挥其作用时,它能够对实践活动中某种费解的现象的某些基本特征,提供一种看上去十分合理的解释。这样,通过帮助我们理解现实中某些于我们心智有益的特征,理论的抽象便丰富了我们所有的实践活动,丰富了我们的思想。但如果理论试图取代具体处境中的解释技艺和理解力,它就会先变成一种令人生厌的东西,以后则变成思想和行动的障碍。此刻,它便只配被扔进成堆的空洞理论中去。像其他任何理论一样,诠释学理论也只能得到那样一种命运,但是同样,它们也可以成为为了思想和人生的利益而锻造出来的,于我们有帮助的技艺。

我们希望,当前横跨诠释学各派的兴趣就属于这种情形。当诠释学理论由于受到具体实践活动的检验和转化,而以与具体实践活动相关联的方式被用来照亮我们共同面对的难题时,情形无疑正是这样。实践活动本身的好坏,往往依其所使用的阐释以及这种阐释本身的好坏而定。例如,重新把 *praxis* 这个词^①引入到英语中来,就是要让它发挥有益的作用。从理论家方面看,我们所熟悉的 *practice* 一词已经太经常地被理解为纯粹的、无内容的实践,即所有那些过于纯粹的、无背景关联的理论的简单运用。从实践者方面看,实践可以成为一种不顾一切的拼命呐喊去争取一种虚幻的自由,即一种摆脱了所有实践活动都自觉不自觉地牵涉到的解释和理论的自由。然而, *praxis*

① *praxis*, 拉丁语:实践,实际活动。(译注)